

南昌文通懷傳統の大記以傳

南昌市文化局  
南昌市曲藝工作者協會  
合編

## 前 言

南昌道情，是江西地方曲艺中的一朵山花。它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的泥土，是人们劳动创造和智慧的结晶。花虽然是山花，但馥郁芳香，绚丽多彩，源远流长，为中国人民所喜爱。清代以前没有来得及考证，但从老艺人回忆，清光绪年间，南昌道情已经分为两路：一路以声韵为主，讲究咬字吐音，伸腔寻韵；另一路以文词曲调作为基础演唱。两路各具特色，争相竞艺。道情艺人李多根，继承了王老六道情寻韵的唱法，并将渔鼓、夹板“两响”，加上钹子，改成“三响”，这是伴奏器上的一大改革。现在编印的南昌道情“四大记”，则是由老艺人胡金根演唱的文词道情唱本。

过去，在封建社会中，曲艺艺人身受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没有读到多少书，缺乏文化素养，但有感于当时的现实生活，还是在曲目上进行了大量创作。他们采取口头演唱的办法，运用曲艺中南昌道情这一特有的艺术形式，把当时当地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重大事情及时编演出来，寓褒贬，别善恶，发愤振聋，喻世传言，起到一定的宣传教育作用。南昌道情“四大记”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比如《辜家记》，那是在光绪廿六年，南昌县堂东辜家村发生了辜义生和妻子的婚姻悲剧后，当时李多根激于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满，便及时地自编自演，把《辜家记》创作出来，到处演唱，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听众，南昌、新建两县，几乎家喻户晓。后来南昌采茶戏艺人又据此编成南昌采茶戏《辜家记》，成为南昌采茶戏“四大记”之一。

解放后，由于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重视，曾组成了南昌市曲艺队，并吸收了一部份青年参加学习和演唱曲艺，老艺人除了演唱传统曲目外，并创作演出了一批反映现实生活的新书、新曲目。曲艺艺人由零散的街头演唱，到改建新的曲艺场登台演唱。南昌曲艺（包括南昌道情、南昌清音、南昌评书和相声、快板、鼓词等等）得到了新

的发展。但在“文革”期间，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摧残，曲艺场关闭了，市曲艺队撤销了，老艺人又走上街头卖艺的道路。目前，老艺人大都年近古稀，南昌曲艺深感后继无人，有些传统曲艺有可能失传。为此，市曲艺工作者协会和市文化局，拨出专款和组织专人对传统曲艺进行抢救。经过两年来的努力，已经录音、纪录和校勘胡金根老艺人的文词道情“四大记”即《專家记》、《贤德记》、《南瓜记》、《鸣冤记》，作为内部资料，编印出来，目的是为了继承和发展南昌地方曲艺的优秀传统，给曲艺工作者提供研究、整理、改编或演唱的资料。

在校勘和编辑的过程中，我们尽量在保持原有故事情节和结构特点的基础上，对某些过分重复的唱词道白作了删节，对某些明显的糟粕部份作了剔除，对某些不贯通的地方作了修改，对某些不准确的提法和用语作了校正。当然，由于我们人员少，水平有限，在编审、校勘、印刷方面，难免还有缺点甚至错误，希望能得到有关领导和同行们的指正。

本书在录音记录的过程中，得到西湖区文化馆大力支持和协助，表示感谢。

## 目 录

|          |       |
|----------|-------|
| 前言.....  | ( 1 ) |
| 鸣冤记..... | ( 1 ) |
| 辜家记..... | (118) |
| 南瓜记..... | (182) |
| 贤德记..... | (272) |

献'给' 上海戏剧学院母校'  
五十周年校庆'纪念

导演'寻'戏'导演

学生'喻'

1995



## 南昌文词道情

# 鸣冤记

演唱：胡金根

记 录：刘金显

校 勘：万里鹏

表

(唱) 梧桐树上挂丝绦，

两国相争不用刀；

孔子云游天下路，

谁知山高水更高。

前朝古文都收藏，

单把《鸣冤记》来唱一唱。

乾隆时代出奇闻，

一直传流到如今。

家在江西南昌府，

新建县里王家村。

丈夫名叫王同广，

妻子名叫徐秀英。

二十一岁来守寡，

要比黄连苦十分。

虽然家财有几万，

三岁的孩子没父亲，

年轻守寡好不苦，

日无商量夜无主。  
日间空了半边屋，  
非怪寡妇会啼哭；  
晚上空了半边床，  
年轻寡妇无商量；  
又做男儿又做女，  
里里外外靠自己。  
家中重事要请人，  
请个长工叫张久文。  
希望丈夫多保佑，  
保佑孩子狗儿长大成人。  
不表寡妇千般苦，  
再哇王公茂赌钱的人。  
七十二行他不做，  
专去吃喝和嫖赌。  
白天就在赌赌场，  
夜里就在妓女房。  
用起钱来如流水，  
一份家财全败光。  
年三十夜日子近，  
冒柴冒米真愁人。

王公茂 （唱）左也思来右也想，  
想起了侄媳徐秀英。  
开言就把老伴叫。  
老伴嘞！

湛 氏 （白）来了。  
（唱）问老伴唤妻子所为何因？

王公茂 （唱）年三十夜日子近，

柴米油盐无半分，  
请出老伴来商量，  
想个办法行不行。  
徐秀英是我们侄媳妇，  
年轻守寡在家门。  
虽然我们夫妻贫，  
侄媳妇可是有钱人  
要借一百四十吊，  
看她答应不答应。  
如若寡妇能答应，  
大家照旧是一家人；  
如若寡妇不答应，  
就叫她出门去嫁人。

表 (唱) 湛氏女一旁听得清，  
老伴连连尊儿声；

湛氏 (唱) 要借咯钱不要紧，  
莫做欺孤灭寡人。  
我今就到她家去，  
三步并做两步行。  
侄媳家中到来临，  
将身就把门庭进，  
叫一声：“侄媳—徐秀英！”

表 (唱) 秀英后面听得清，  
来到堂前接客人。  
尊声叔婆快坐下，  
又是端凳又泡茶。

徐秀英 (唱) 开言就把叔婆问，  
什么风把你吹来我家门？

湛 氏 (白) 崽呀!

表 (唱) 湛氏一脸笑盈盈,

湛 氏 (唱) 乖乖侄媳叫几声,  
大年三十日子近,  
吃用的东西都没进门。  
你的叔父对我讲,  
特来跟你作商量。  
暂借铜钱一百四十吊,  
待等来春本利全还清。

表 (唱) 秀英一听忙答嘴,  
叔婆连连尊几声:

徐秀英 (唱) 要借铜钱不要紧,  
多请叔公另眼关照我半边人。

湛 氏 (白) 好啊, 崽呀!

(唱) 湛氏一见笑盈盈,  
侄媳果然有良心。  
开口借钱就答应,  
愿苍天保佑你母子二人。  
辞别了媳妇出门庭,  
一路回到自家门。  
将身就把门来进,  
请老伴前来看分明。老伴嘞!

王公茂 (白) 呀! 钱借到了么?

湛 氏 (唱) 好个媳妇徐秀英  
开口借钱就答应。

王公茂 (白) 哎! 其答应得这样快, 恐怕寡妇有外事哟?

湛 氏 (白) 老头喂, 你啷哇咯个事吵, 侄媳满口答应借钱  
是她有良心, 怎样哇人家不归正嘞,



你要凭良心啊。

王公茂 (白) 好好。我是跟你开玩笑咯。哈哈哈!

表 (唱) 湛氏把钱交到夫的手,  
夫君连连叫几声;

湛氏 (唱) 此钱借来不容易,  
赌博场中不可行。

王公茂 (白) 好!

(唱) 老伴休要来担心,  
赌博场中我不行。

且到南昌走一趟,

买些柴米杂货转回程。

辞别了老伴就动身,

不觉到了南昌城。

别的地方我不去,

赌博场上走一走。

来到赌场看一看,

打牌跌骰人叠人。

棋牌骨骰都不好,

老子要去压红宝。

管它够斗不够斗,

下手压了二十吊。

只要老子有财运,

老子专压独归心。

打开了合子看一看,

(白) 喔! 咯下硬是掉了魂,

(唱) 压到了归心跳出了门。

还了饭账算一算,

还剩下十八吊半。

管它糊涂不糊涂，  
再压一宝独白虎。

(白) 哎呀！不好了哟，

表 (唱) 王公茂输得有十苦，  
一次完全输断了赌。

王公茂 (唱) 也是老子命该穷，  
带来的铜钱输断了铜。

没有铜钱难过年，

再找寡妇去要钱。

寡妇冒钱就借谷，

她的谷堆了半边屋。

我要借早谷四十担，

管她答应不答应。

如是秀英肯答应，

万事全休我留情。

若是秀英不答应，

老子逼她去嫁人。

不要哇老子做事恶，

要得她那份家当角。

不怕我公茂冒有用，

我总是她的三叔公。

一路之上快如风，

转眼来到家门中。

(白) 老妈子赶快来哟，

表 (唱) 湛氏后面听得清，  
听见老伴转回程。

一定买了柴和米，

老伴心里好欢喜。

湛 氏 (白) 老头子回来了哇!  
王公茂 (白) 回来了啊!  
湛 氏 (白) 买了什哩好东西啦?  
王公茂 (白) 哎呀! 老婆子不要提。硬是倒运罗?

(唱) 老妈妈休要开口问

一提就要气死人。

我一百四十吊铜钱到南昌,

一下弄得精打光。

咯个运气真不好,

遇上一班绝薄佬。

湛 氏 (白) 哎呀, 你又是赌搏输掉了!

王公茂 (白) 我又没赌搏, 只是坐了一下桌子角。

湛 氏 (白) 哎呀

(唱) 骂声老鬼不是人,

假言假语骗老身。

家里过年的东西都冒着落,

还要窜死去赌搏。

王公茂 (唱) 骂一声老东西不是人,

无事生非乱生嗔。

明明遇到了扒子手,

硬说我做了赌钱人。

我看还要同商议,

再找寡妇徐秀英。

借她早俗四十担,

看她答应不答应。

如果寡妇不答应,

老子要她守寡守不成。

湛 氏 (唱) 湛氏听了泪淋淋,

骂一声老鬼太毒心。  
侄媳年轻来守寡，  
三岁的孩子带在身。  
若把她钱财瓜分净，  
母子今后靠谁人。

王公茂 （唱）开口就是来啼哭，  
哭得老子不发福。  
要借谷就快去借，  
免得老子来发恶。

表 （唱）湛氏冒有别法想，  
湛 氏 （唱）我要跟侄媳去商量。  
一路之上快得紧，  
闷忧忧把侄媳堂屋进。  
叫一声侄媳徐秀英，  
我心里有话难启唇。

徐秀英 （白）有什哩事你就哇罗！

湛 氏 （唱）媳妇休要将我问，  
说来叫我很痛心。  
你个叔公去南昌，  
一百四十吊钱脱了身。  
家里无钱又无米，  
我二老怎能过光阴？  
左思右想无良计，  
还是打算来求你。  
要借早谷四十担，  
明年稻熟再归还。

徐秀英 （白）哎呀

表 （唱）秀英一听心一惊，

徐秀英 （唱）叔婆连连尊几声，  
我用一个少一个，  
用掉一分少一分。  
你的侄儿亡过后，  
留下我母子两个人。  
要借早谷我应借，  
不能饿坏二老人。

谌 氏 （唱）谌氏一听笑盈盈，  
侄媳果然好良心，  
（白）崽呀，四十担谷你答应了。等我请人来挑。

徐秀英 （白）叔婆呀，不要请人罗！

（唱）叔婆不要把人请，  
我有长工张久文，  
请你二老在家等，  
我叫长工送上门。

谌 氏 （唱）开口借谷就借谷，  
还叫长工送上门。  
这种侄媳实在好，  
算是一个贤德人。

王公茂 （白）老婆子，她答应了噉！

谌 氏 （白）一开口就答应借四十担。

王公茂 （白）哎哟，你真是冒有用啊！

（唱）开口借谷就答应，  
定是媳妇有私情。  
就该借她四百担，  
量她也要来答应。

谌 氏 （白）她会有什哩私情吗，你不要乱嚼啊！

王公茂 （唱）看来寡妇不安份，

她对长工有私情。

谌氏 (白) 哎呀，你打乱哇哟！

(唱) 不由我把老鬼骂，  
看来你已黑良心。

表 (唱) 二老正在家争论，  
来了长工张久文。  
手推土车送早谷，  
忙请三叔上前行。

张久文 (白) 三叔喂，我推了六担早谷来，你老点个数，四十担谷今天全会推来。

王公茂 (白) 你是那个呀？

张久文 (白) 我是张久文嘛。

王公茂 (白) 哈哈，张久文啦今天受了累哟！

表 (唱) 王公茂见了张久文。

冷言冷语说几声。

今天着累不要紧，

回去寡妇会填情。

今天着累也有限，

回去就有糖冲蛋。

你对寡妇徐秀英，

两人就象一个人。

张久文 (白) 哎呀！

(唱) 张久文一听怒火喷，

三叔公开口乱骂人。

我帮你送谷是本份，

不该恶语来伤人。

本待与他来理论，

罢！实在东家是叔侄情。

做完今年我不做，  
来年回转自家门。  
情愿回家吃老米，  
免受冤气遭欺凌。

表 (唱) 四十担谷借到家，  
王公茂心里又想办法。

王公茂 (唱) 开口又对老伴哇，  
今年早谷不该借。  
你今把他早谷借，  
碰到省城谷跌价。  
一日跌了二三百，  
早米煮饭又难吃。  
不如运到省城卖，  
买些东西转回家。

湛 氏 (唱) 你说卖谷也在情，  
年三十夜快来临，  
卖谷买货早回来，  
赌搏场中不可行。

王公茂 (唱) 老伴但把宽心放，  
我一定不上赌搏场。

表 (唱) 夫妻二人商量定，  
装谷下船就动身。  
请了一只装谷的船，  
铜钱化了二吊零。  
一路顺风又顺水，  
很快到了南昌城。  
就把早谷脱手卖，  
卖了铜钱去会人。

别的地方都不去，  
赌搏场上谋翻身。  
一边走来笑呵呵，  
咯回赌钱要到骆家坡。  
老子一见真高兴，  
棋牌骨骰不认人。  
日夜赌了三天整，  
四十担谷钱输干净。  
打酒下馆又付账，  
无钱还账脱衣裳。  
上身剥了剥下身，  
剥得公茂赤赤光。  
数九寒天冷得冒主张，  
拣一个好地方来晒太阳。

王公茂 （白）有了。

（唱）一不做来二不休，  
决心跟寡妇来结仇。  
要弄寡妇去嫁人，  
看来这样行不行；  
要借纹银一百两，  
看她答应不答应。  
如若寡妇不答应，  
就说寡妇跟了张久文。  
寡妇胆大做得象，  
敢和长工睡一床。  
老子主意安排定，  
一路思谋回家门。  
低头就把茅房进，



唉声叹气给人听。  
开口就把老妈妈叫，  
丈夫已是两世的人。  
老婆子呀！

湛 氏 （唱）湛氏一旁瞧得真，  
老鬼冷得不象人。  
莫非你又不安份，  
赌博场上打转身？  
莫是把卖谷的钱输干净，  
狼狈不堪回家门？

王公茂 （白）哎！  
（唱）我倒运倒运真倒运，  
老伴不要冤枉人，  
装了早谷四十担，  
日夜赶到南昌城，  
大船正好沙井过，  
遇上狂风到来临。  
驾船师傅失了误，  
船碰石头水底沉。  
也许丈夫不当死，  
感谢船家打捞救了我残生。

湛 氏 （白）啊！  
（唱）湛氏一听生疑问，  
老鬼说话难当真。  
你明明赌博场输了钱，  
编这假话来骗人。

王公茂 （白）哎呀，  
（唱）开口就是赌博场，